

# 壁虎大街

目光下垂

珍珠在幸福路

凡烟镇

房间里的张七

壁虎大街

他的她

老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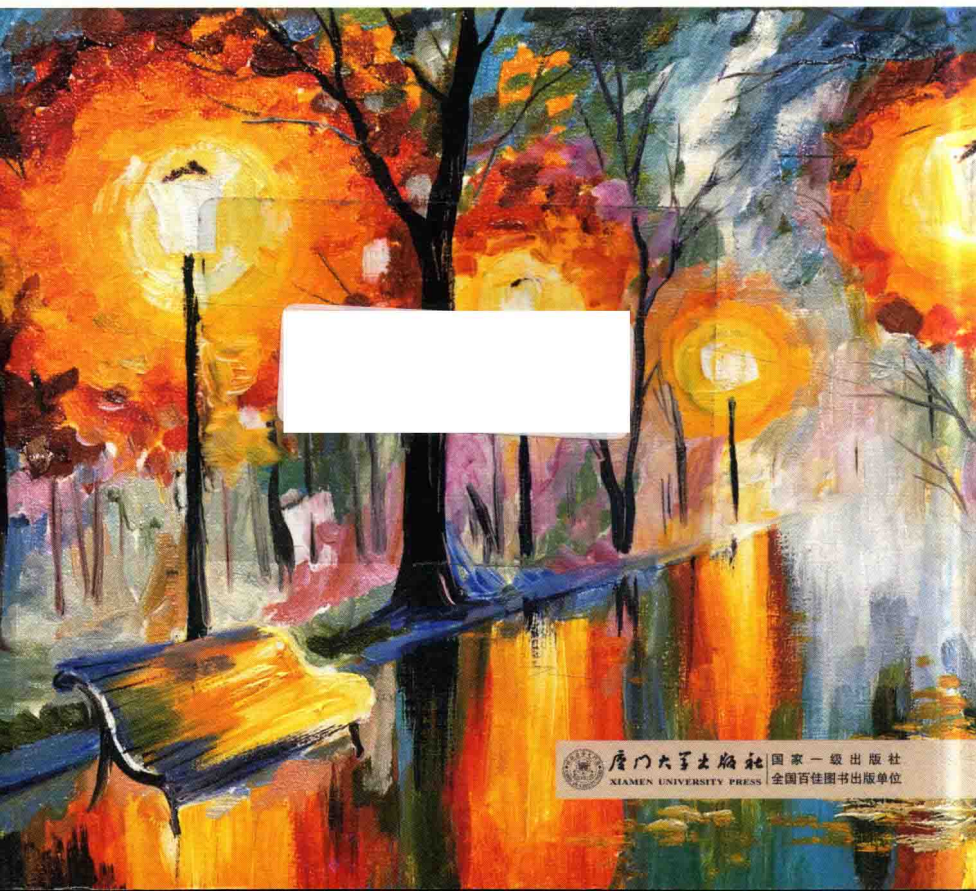
费如之活

困

寻无欢

张漫青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壁虎大街

张漫青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国家一级出版社  
SIAMEN UNIVERSITY 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壁虎大街/张漫青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9

(珍珠湾文丛)

ISBN 978-7-5615-6050-1

I. ①壁…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0101 号

---

出版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牛跃天  
装帧设计 李夏凌  
责任印制 朱楷

---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编办 0592-2182177 0592-2181253(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mailto: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247 千字  
版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 总序

厦门历来是祖国东南的重要口岸,是与世界各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厦门文学自宋代开始,经过一代又一代文学人的努力,已经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在当今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和现实语境中,面对新的生活实践,厦门文学的使命又有了新的时代内容——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事业,提出了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大力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工程,弘扬闽南文化、嘉庚文化、海洋文化等传统文化的优势,着力打造厦门地方特色文化品牌的目标。而弘扬地方文化优势,树立文化品牌,文学是中坚力量,不仅体现在其自身的创作深度上,而且体现在对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影响和带动上。这样,新形势带给文学新生机,也给厦门文学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为了繁荣我市文学创作,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推进厦门文艺事业发展,同时也为了发

现、培养、鼓励文学新人,大力推进厦门作家队伍建设,厦门市文联拨付专项资金,大力扶持厦门青年作家的作品出版,资助的作品体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等。因厦门市文联办公地点毗邻美丽的珍珠湾海滩,我们将该青年作家扶持文库命名为“珍珠湾文丛”。

“珍珠湾文丛”每年度出版一辑,每辑收录作品十部以内。期待每年推出的“珍珠湾文丛”,能不断地为厦门市文学生态注入新鲜血液;厦门青年作家的写作实绩和专业水平,也会通过文丛得以全面展现。

这是文学的信心和希望,春种秋收,让我们乐观其成。

厦门市作家协会

# 一只目光下垂的壁虎（代序）

苏十九

我认为好的作家有两种。

一种是在前人开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那条路已经存在，只不过换一种走路的姿势，或穿着高跟鞋走，或走八字步，走得摇曳生姿，走出自己的风格。

而另一种，则是开路先锋。在别人已经开辟的道路前端，继续挖掘，继续开辟。即使最后发现是一条死路，但至少可以告诫世人，哦，这条是死路。然后换一条继续尝试。先锋不是一种流派，不是简单笼统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派”，先锋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是正在进行的，是ing，是一个手势、一种精神，是探索，是实验。

大多数的成功作家属于前一种。后一种如法国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他所开辟的“新小说”，虽然后来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证明是无法向前走的死胡同，但他仍是伟大的。当然，更多作家这两种都不是，他们图省事，模仿经典，拾人牙慧，如此更安全，

更能博得现世认可。他们有些已获得世俗上的巨大成功，然终究不过是沽名钓誉的平庸之辈，在此不提。

从张漫青的作品中探知，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她不自恋，不回味，不重复，一味摸索向前，自我冒犯。她不是沉迷于自我风格的那种作家，她更热衷于探索未知，她是一位先锋小说家。

读漫青的小说时，最好你一点都不认识她，否则你会一边读一边在冒出“不可思议”这四个字。你无法想象眼前这么单纯柔弱的女子，会写出如此复杂、深刻的小说。

她被某评论家誉为“小说杀手”。她的文字有时是散淡的，然而点点滴滴的“淡”，汇积到一定浓度后，几乎铸成锋利的刀片，令人不寒而栗。

在她那部长篇小说《走米》里，读者也许以为读到的是东方的禅，或西方的哲思，然而读到最后说不定却要掩面长叹或高声惊叫：啊，原来是这样？是的，悬疑、推理、暴力、情色，字字撩人的语言，处处玄妙的隐喻，颠覆常规的结构……好看度和好玩度都有了，只差一步：就是你亲自去读，去找寻那深不可测却能攀上人性悬崖的秘密心脏。

“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她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最大的褒奖。

当她坐于桌前，从第一笔始，如同被卷入未知中，文字的漩涡带她遨游自己的潜意识海洋。她游啊游，从海面探出头来，思考人性的可能，思考人存在的边界。于是意识和潜意识碰撞、撕扯，于是粼光闪动，心花暗涌。于是现在有了这本《壁虎大街》。

在这本中短篇小说集里，《目光下垂》是一篇披着侦探小说外套的“反侦探”小说，一位卑微女孩的苦涩故事外面，罩一件糖衣，

让苦变得更苦。《老女孩》里的“姐姐”鬼使神差地住进精神病院，死都不肯出来，难道只因她被“卡在了时间缝里”？《他的她》用不同维度的“你”“我”“她”来讲述一个扑朔迷离的血色悬案，语言筋道而克制，审美与思想一同冲向高峰。《房间里的张七》的写法较为“现实主义”，用轻松诙谐的笔调写尽了快递员张七的生存困境，“房间”隐喻着他最后的尊严，我们从法制新闻中仅能看到“案件”，唯有文学作品才能从千篇一律的案件中，剥皮抽筋，还原一个活生生的“人”。《珍珍在幸福路》的叙事倾向于“反传奇”“反大苦难”，尊重个体的小悲小喜，批判也可以细水长流。《寻无欢》让你看到庸常生活里的绝望比恐怖片里的暴力血腥更令人窒息。《费如之活》实验性最强，漫青又一次为拓宽小说边界而披荆斩棘。《壁虎大街》是她自己最爱的一篇，也是最复杂难懂的，心理医生与病人之间，内心戏层层叠叠。也许人性本就阴暗晦涩，漫青只是用一把独创的“先锋之刀”在写“实”而已……

漫青的写作是先锋的，锋刃犀利，但是，在为人处世方面，她却又那么“后进”，似乎不语世事。

在世俗层面上，她不成功，也很难成功，她像个孤家寡人，不进入任何“圈子”。她无法游弋于人群的喧嚣，即使被拉入或纳入某个文学交流圈内，她依然“紧张”得不肯说一句客套话。于是她毫无悬念地被多重边缘化。名利当然不会向她靠拢，因为她主动远离名利。她尽管需要钱，却天生在生理上对钱起“脏”感。

她身上有一种和风细雨的酷，喜欢她的，爱之如猫，不喜欢她的，惧之似虎。

她拒绝任何标签，尤其年龄的、时代的标签。



她不可能跟“主流”“大众”玩，她总是自己玩。她跟世界，甚至跟自己都保持着敌意。

唯一能安慰她的是，她笔下的人物，他们仿佛代替她活着，在另一个时空。他们既是芸芸众生，又是每一个她自己，独一的，不可替代的。

忘了说，漫青首先是一个诗人，曾出版诗集《失眠犯》。也许她把小说当作盛放诗歌的一种“碗”，无怪乎她的小说文字那么灵动，那么充满诗性。在诗歌和小说领域，她常被誉为“鬼才”，这是对她天赋的肯定。然而我更看重的，是漫青对形而上的内在追求和对小说文本的探索实验，这些是国内当代写作中最缺乏的。我们沉溺在汉语垃圾中太久了，网络语言、娱乐语言、陈词滥调或快餐媚俗语言，几乎将我们淹没，我们需要新鲜的血液，即真正的文学语言，新锐、独特与陌生化。欣慰的是，我在漫青的文字中，看到了希望。

然而，我难免会担心漫青的未来，担心她跟她笔下的人物一样，被生存困境逼得无路可走。写小说是一件苦役，纯文学在现代社会变成一件悲壮之事。既不媚俗于市场，亦不依赖于主流文坛的她，到底能撑多久？我真的很担心。

## 目 录

一只目光下垂的壁虎(代序)·····	苏十九( 1 )
目光下垂·····	( 1 )
珍珍在幸福路·····	( 51 )
凡烟镇·····	( 69 )
房间里的张七·····	(121)
壁虎大街·····	(143)
他的她·····	(190)
老女孩·····	(203)
费如之活·····	(229)
困·····	(238)
寻无欢·····	(258)
后 记·····	(272)

# 目光下垂

## 第一章

住在廉租屋三楼三〇七的俞三，在这天晚上九点四十分左右的时候准备像往常一样洗一次澡。这时夜还不太深，街道也还没安静下来，外面车水马龙的喧闹并没有打扰到俞三，她从编织袋里拿出睡衣时还哼着歌儿，显然心情是愉快的。

俞三走进卫生间后开始脱衣服，所谓的卫生间就是在房间里用木板隔开的一个不到两平方米的狭小得可怜的空间。她只有在脱了衣服以后才能摆脱她的穷酸相，也就是说她脱掉了衣服就如同脱掉了贫穷，并且露出她所有的财产——她的身体。她有很细的皮肤，但她总穿很粗的衣服，她的东西几乎都是粗的。她细腻的身体外面首先是廉价粗制的内衣，接着是地摊买的便宜外套，然后是鞋底磨破了的鞋子，她的床单、枕头、浴巾也是粗粗得起了毛的，她甚至不用沐浴露洗澡，而用现在已经很少人会用的

香皂，当然也是便宜的那种。她在超市里总挑最便宜的东西买，就连隔壁的小羊都笑她“太会过日子了”。

她打开热水器开关，水从蓬头里冲泄而出，水被蓬头分成许多小细流，像下雨一样，是啊，好久都没下雨了。今天在路边报亭买了一份报纸，她平时都舍不得花钱买报纸，但今天路过报亭的时候突然很想了解一下世界变成什么样了，于是就买了一份。报纸上说预计明后天会有雨，想到这儿，她抬头看看蓬头下的“雨”，“雨”的尽头是一个粗大而笨重的老式热水器，热水器历史悠久，锈迹斑斑，这种款式早已经淘汰了，也不知道房东是从哪里弄来的这个宝贝。

此时小羊她正在隔壁跟客人聊天，她的职业是妓女，她的客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嫖客。小羊是一个很酷的妓女，她不像其他姐妹们那样走性感路线或者清纯路线，她把自己打扮得很有个性，乍一看，像女扮男装，再一看，又像男扮女装。她不太喜欢跟同行扎堆儿，半年前认识了隔壁的俞三，很快她们就发展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此时小羊已经跟客人进入了聊天环节，这个环节原本是没有的，是她前不久才加进去的，这可是她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大突破。小羊叼着一支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跟头顶半秃的客人搭着话儿：“什么时候没的……还习惯吧……我有个计划……最近老不下雨……你觉得博尔赫斯怎么样……”

半秃客说：“你很可爱，跟我女儿一样可爱……”

这个时候，小羊听到了淅淅沥沥的声音，但半秃客说是女人的哭泣声，小羊哈哈大笑起来，把烟灰抖得漫天乱飞，她走过去敲敲墙壁，墙壁就“邦邦”响，她说：“多么空洞的声音啊，这是木板墙知

道吗？墙的那边是谁知道吗？”

墙的那边，俞三正盯着那个巨大的热水器，因为卫生间太小了，她只能站在热水器的正下方，所以她看它就必须把头仰得高高的，后来脖子有点酸了，她扭扭脖子，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但哗哗的“雨”声似乎掩盖了一切……

墙这边，半秃客从钱包里掏钱掏了很久，小羊斜眼看着他，说：“我从来不许赊账的。”半秃客嘿嘿笑着，他终于把钱递到小羊手里，另一只手还在她身上捞了一把。突然他们同时听到“轰”的一声巨响，巨响之后是一片死寂……

半秃客说：“是花瓶。”小羊说：“隔壁没有花瓶。”

半秃客说：“是电视机。”小羊说：“隔壁没有电视机。”

半秃客说：“是空调。”小羊说：“隔壁没有空调。”

半秃客说：“是电冰箱。”小羊说：“隔壁没有电冰箱。”

半秃客说：“是炸弹。”小羊说：“他妈的炸死你！”

当时房东正在楼下打麻将，她的脸虽然有点花，但她穿的吊带睡衣的面料很好，后者弥补了前者的不足。坐在她左边的黑胖子是她老公，他说：“哪里在放炮？”他对面的毛吉说：“好像是头顶。”接着是一个女人的尖叫声传来，小羊抱着头冲过来，喊着：“完了完了完了……”

房东吓了一跳，站起来的时候高跟拖鞋差点踢飞，“完了什么……才打三圈呢……”

他们听完小羊讲的后，立刻慌慌张张地往楼上跑，房东边跑边嘀咕着“晦气晦气晦气”，她老公黑胖骂了她一句什么，她就瞪了他一眼，不再吭声。高跟鞋“叮叮叮”的声音夹杂在三个男人的“嗒嗒

嗒”的拖鞋声里。

各种脚步声停在三〇七房门外，房门已经被打开了，他们看到红色的液体从卫生间里流淌出来，液体上还漂着一些白白的像豆腐脑一样的东西。毛吉大叫：“哇！脑浆都出来了！”房东听完当即就要昏过去。

## 二

朱警官赶到现场的时候，夜已经完全深了，围观的群众基本被驱散，他身穿便服经过二楼的时候听到两个男人在说话，一个说：“压得扁扁的。”

另一个说：“她那么瘦，本来就是扁的嘛。”

一个又说：“原来可是扁中有圆，嘿嘿，现在只剩下扁了。”

朱警官是因为沉迷于思考死亡问题，才考了警校并且当了警察，但其实他知道自己是个叶公好龙。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他身上麻了一下，脚踩楼梯，头脑有些恍惚。

三楼的过道灯光昏黄，局里的刑警小宋和法医老张站在三〇七房门口，显然已经完成了初步工作，房东被她老公黑胖搀扶着站在楼道，旁边还有惊魂未定的小羊。三〇七房是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破旧不堪的廉租屋，是由大房间用木板隔成的，每一间里再用更薄的木板围成一个不到两平方米的卫生间，案发现场就是三〇七的卫生间。小宋看到朱警官打了个招呼，说，初步判断是意外死亡，死者是被热水器砸伤头部和内脏导致流血过多而死的，现场没有其他人。法医老张说，法医报告明天才能出来。朱警官点点头，走进三〇七房，地上红红白白的血和脑浆已经稍作清理，女尸赤身裸体躺在卫生间地上，身上压着一台笨重丑陋的热水器，死者年龄

二十五至二十八岁，长发披散遮住胸部，表情安详，面带微笑，眼睛半合，眼神低垂，头部、胸部和腹部受到重击，由于案发时死者正在淋浴，血被冲刷、稀释得呈现淡红色。

“房门是被谁打开的？”朱警官问。

“是隔壁住的，是她告诉了房东，然后房东的丈夫报了警。”小宋指指小羊。

小羊目光呆滞，嘴里嘀咕着什么，朱警官打量了她，发现她头发比他还短，却穿着一件长及膝盖的娃娃衫。

“你怎么进到死者房间里的？”朱警官问小羊。

“我有钥匙。”

“你跟死者很熟吗？为什么要开她的门？”

“我们很要好。”

“我问你为什么打开她的房间门？”

小羊突然“呜呜”哭了起来，“她死了！她死了！你那么凶干吗！我又不是犯人！”

朱警官一时不知所措，傻愣愣地僵着。

小羊狠狠白了朱警官一眼，突然抓住他的衣角把他拉进她自己的房间，用脚往墙上乱踢，说：“你听你听！这么薄的木板，那么大的声响！聋子都能听到！”

朱警官面红耳赤。

关于朱警官，局里的同事是这样评价的：沉默寡言，不可捉摸。他们更关心的是，他已经三十六岁却至今未婚。如你所知，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过了青春期就得谈恋爱，到了适婚年龄就得结婚，结完婚就得生孩子，至于跟什么样的人谈恋爱，跟谁结婚，生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都不重要，这是每个人都要遵循的社会规则，如

果你违背了这个规则,就要被大家怀疑,就要成为少数派分子,即便你又丑又残,也要找个能与你匹配的对象,也要生个能与你匹配的孩子。朱警官不但不丑不残且高大俊朗、风度翩翩,迷恋他的女孩子成堆成堆的,可他就是无动于衷,跟冷血动物一般。于是他被怀疑,怀疑的焦点主要分为两个:生理上的毛病和精神上的毛病。于是怀疑者分为两个派系:形而上派和形而下派。这两个派系经常举行学术探讨和自由辩论,大家踊跃发言,妙语连珠,在茶余饭后或瓜田李下留下了多少美好的回忆。

朱警官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三十六年来他一直思索着死亡的问题,他原本计划等这个问题解决了再来思考婚恋问题,但死亡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皱了无数的眉头也翻阅了无数的书籍都没能解脱,无奈婚恋的事只能一拖再拖。

这天晚上朱警官没睡好。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两种幻象,一种是黑暗中两个男人关于圆和扁的对话,一种是死者全身被头发遮住,他在幻象里不断试图揭开那些头发,但一次次被某种奇怪的力量阻挡。早上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全身湿透、满面潮红。

到了警局,法医报告一早就出来了,朱警官对老张点了点头表示对他敬业精神的认可。法医报告说,死者俞三确定是被热水器砸死的,没有其他可疑的伤口。

朱警官叫来小宋说:“你查一下安装热水器的工人,我一会儿再去一下廉租屋。”

小宋说:“有什么发现吗?”

朱警官说:“现场只能找到一颗螺丝钉。其他螺丝钉难道会飞?”

小宋说:“你怀疑是他杀?”



朱警官摇摇头说：“怀疑是人类的本能。为什么你们喜欢怀疑，因为你们从中获得了快感。”

小宋和旁边的同事都有些尴尬地对视了一下。他们的确在议论朱警官的过程中获得了快感，所以有些做贼心虚，但他们不知道贼是谁。

下午小宋汇报说：“安装热水器的工人找到了，热水器是在半年前俞三搬来住的时候装上的，当时房东和俞三都在场，一切正常。”

朱警官说：“我在俞三的房间里没有找到其他螺丝钉，不排除有人在热水器上动了手脚，继续调查和她来往的人，有什么可疑的立即向我报告。”

### 三

由于在俞三的手机里保存着一则奇怪的短信，一个叫何维的人最先引起警方的注意。短信的内容是：

好久没跟你联系，不知道过得如何？我以为我是最了解你的人，其实我是最不懂你的人，因为那个钩子，我多次推翻了我自己。

这则短信最让人不解的是“钩子”两个字？“推翻”的含义也令人难以琢磨。小宋想，这种案件也只有朱警官会感兴趣，跟他的人一样不可思议。

朱警官却突然两眼发光，神采飞扬。“钩子，钩子！”他反复念着，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了。他急着找到那个叫何维的人。

何维很快就被带到，朱警官很客气地让他坐在沙发上，并且为他点烟泡茶。一旁的小宋耸肩又摇头。